

没有风花雪月，他们面向大地讴歌梦想；没有书生意气，他们用汗水泼墨挥毫。农民工诗人们在刚性的工作条件下寻找柔性的精神依托，以兴趣为支点，探寻着更为广阔的天地。请看——



文学新观察

农民工的诗歌梦

严 冰 戴 敏 刘博瑶



“在田野与城市之间/泪水与汗水一次次地晾干/不想在梦想中跌落/在肉铺里也要想办法飞翔。”这首名为《我的肉铺》的诗歌，来自安徽的农民工鲁传江。在8月16日上海书展现场，和鲁传江一样从“第十六届上海农民工诗歌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农民工诗人”相聚现场，举行《我在上海挺好的——“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诗歌精选100首》首发仪式。他们用夹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并签名售书。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诗人”走进大众视野，这个特殊的文学群体正在逐渐引起关注。

“打工诗派”记录原生态

“第一次叫她阿姨，她略一惊，抬头，带着胆怯的笑，然后，又弯下了腰……”在诗作《阿姨》中，石亚亚写出了保姆的辛酸与坚强。不同于文人的阳春白雪，农民工的诗更加“原生态”，表达的情感也更加原汁原味。在农民工笔下，白描是最常用的笔法。

“农民工诗人位于打工群体一线，他们描写的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感受。相比之下，有些专业作者的诗歌却缺少亲身经历的厚重感。”大赛负责人、上海市读书办副主任徐贻告诉笔者。

已过不惑之年的许仲获得了这次比赛的一等奖，诗集的第一篇就是他的作品。在这首《在上海记录美好》中，他写道：“记得那一年，我们在上海慢慢靠近、靠近/我们的羞涩、慌张与窘迫/是外滩的照相馆，轻轻打开/我们带彩的光影与流年/那些年，我们在上海的低处/收藏他乡的

疼痛，奋斗与经过……”书展现场，当许仲朗诵这首诗的时候，许多观众感动得眼含泪花。

通过上海市读书办，我们联系到了许仲。健谈、积极、淳朴是他给笔者的第一印象。电话里的他声音浑厚，聊起诗歌更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追求的不是文采与辞藻，而是内心的真情实感，我们希望别人能真正了解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感受。”他说：“那天我看着上海美好的早晨，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被国际化大都市的宽广胸怀所接纳，让人感动。”在大部分农民工诗中，打工生活是创作的主体。除此之外，思乡之情也始终充盈其间。“离家在外，谁都会想家。我们还专门有一个诗派，叫‘打工怀乡诗’。”许仲笑道。

“农民工的诗作多以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琐事为题材，表达的情绪有的乐观、积极，也有的困惑和迷茫。尽管平实，但却无比真实，扣人心扉。”看过了500多篇农民工来稿，徐贻总结道。

写诗背后的艰辛

建筑工、清理工、保洁员、快递员、钟点工……常握工具的手，竟然也能妙笔生花，在这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9岁来到上海，许仲已在工地上打拼了20余年。“从青年到成年，从婚姻到家庭，打工贯穿着我的生活。”20多年中，他当过小工、瓦工、木工、钢筋工、水电工……几乎经历了工地所有的工种。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消磨他对文学的热情，看书写诗成了他最大的爱

好。从散文到小说，从国内到国外，甚至佛经、《圣经》，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20余年的打工生涯，他翻阅了五六百本书。

丰富的阅读经历让他萌生了写诗的想法。“我喜欢诗，为什么不用诗记录生活的感受和经历呢？”于是，他开始随手记下想到的字句。“我经常会把诗写在工地捡到的纸片上，晚上回去再抄写到笔记本上。”甚至工友们的烟盒，他也会拿过来撕开当作白纸。“有时候实在找不到纸，就会把它随手写在墙上，过后再擦掉。”在这样“碎片化”的创作下，他写了100余首以上海为题材的诗作。

在上海普陀区华池路的永昌菜市场里，肉铺老板鲁传江熟练地招呼着顾客。这位“白天挥刀卖肉，晚上执笔写诗”的肉铺诗人，早已名声在外。在采访中，电话那头的鲁传江乡音未改，他用夹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向笔者讲述了刚来上海时的艰苦生活：为了省钱，一日三餐只吃面条，炎热的夏天，七平米的小房间被烈日晒得滚烫，一台破旧的老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噪音，唯一一张“桌子”是房东送的一个木盆。“最困难的时候，只能从看书写诗中寻找慰藉。对我们来说，写诗就是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式，能让生活变得更阳光一点。”在诗中，他写道：“俺是打工的/每天最早起床，送走最后一抹晚霞/与风雨赛跑/与冰雪同行……”质朴的诗句中，盛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用诗歌点亮生活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唐朝白居易的一句古训，对古往今来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

了高度的浓缩。诗歌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缩影，它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关注与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一直以来，兼具“农民工”与“文人骚客”双重身份的不在少数：曾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连续报道的杨成军、作为民工代表出席党的十八大会议的巨晓林等，都是活跃在我们视线中的农民工诗人。在小说界，自1984年林坚发表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工人》以来，农民工群体创作不断，硕果颇丰。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作者周述恒、《临时夫妻》作者王子群，甚至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王十月，都是杰出代表。

农民工诗歌大赛落下帷幕，网友纷纷跟贴。有网友这么说：“这个社会一定要有我们农民工的声音。一个普通的工人，一首动人的诗歌，写下最真实的感情，带来最真实的感动。”在采访中，我们咨询了湖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黄蓉，她告诉笔者：“诗人从来不是一个特殊职业。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简单的二元格局。农村与城市之间更加多元，农民工的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真实生活及生存境遇，反映的正是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资深媒体人高山评论说：“农民工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奔波劳碌的生活让他们对生活有着更为敏感的感受。而诗歌正是他们抒发感想、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是农民工发自灵魂的呐喊。诗歌从来不是文人的专利，他们这种情怀让人感动。”

没有风花雪月，他们面向大地讴歌梦想；没有书生意气，他们用汗水泼墨挥毫。农民工诗人们在刚性的工作条件下寻找柔性的精神依托，以兴趣为支点，探寻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燕赵风骨，文学冀军

文 一

今年河北成为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主宾省，河北省作家协会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河北作家代表团，其中既有关仁山、谈歌、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等著名作家和实力派作家，也有刘荣书、杨守知、施施然、叶勰等新锐作家，还特邀了王蒙、翟泰丰、从维熙、苏叔阳等驻京作家参与此次活动，全面展示河北作家的整体形象和实力。

中国作家馆围绕河北籍的作家举办了河北文学高峰论坛、河北作家与蒙古作家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河北青年作家丛书》以及关仁山“农村三部曲”收官之作《日头》也在此间首发。

近日有胡学文、张楚、大解3位河北作家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诗歌、散文、戏剧发展史上，河北作家常常引领风气之先。从古至今，河北作家大多有一种风神健拔、意气风发的精神底气，那就是为人们所称道的“燕赵风骨”。孙犁的《荷花淀》、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梁斌的《红旗谱》等等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一代又一代河北作家锐意进取，潜心创作出一部又一部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闪耀着人类文明熠熠光辉的经典著作，奠定了河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铁凝以她出色的表现能力，开拓出一条把“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融为一体的写作道路，把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追求安置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在展现人的心灵、命运的同时，极力开掘人性的深度，作品充满了温暖的诗意。贾

大山是短篇小说高手，是河北第一个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2至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县工作期间，与贾大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贾大山去世后，习近平写了《忆大山》一文，对贾大山表示深切的怀念。90年代中期，在个人话语写作流行文坛，小说中的故事普遍匮乏的情境下，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异军突起，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在全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锐作家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四侠”脱颖而出。“四侠”是一个有意识地从世界文学汲取营养的群体，他们的艺术手段有了更积极的追求，作品价值有了多方位的取向，创作个性有了多色彩的张扬，在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河北文坛上，表现出勇于突破和超越的锐气，展现出河北文学新的气象和活力。

多年来，河北作家创作推出了一大批思想

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在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中，河北作家屡获殊荣，表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

从河北走向全国的王蒙、蒋子龙、从维熙、徐怀中、苏叔阳、李瑛、阎肃、王朝柱等河北籍作家，更是成为新中国文学版图上一座座峭拔挺立的山峰。

评论家雷达认为，“三驾马车”现实主义冲击波之所以出现在河北，是由于河北作家非常关注中国农民的命运，注重探索乡土文明，有社会担当，这和燕赵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关，“河北四侠”和“三驾马车”有传承和血缘关系。河北作家从“三驾马车”到“河北四侠”，走的是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融合的道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走中国化、本土化道路，书写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说，从文学体裁看，在河北当代文学发展初期，主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河北作家在坚持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在报告文学、散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方面也陆续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产生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

从题材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一的以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为主，到今天河北作家创作视野日益开阔，创作题材覆盖农村、城市、军事、校园等各个领域，真正展现了“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燕赵大地文脉昌盛，人才辈出，河北文学繁盛葱郁，生生不息，充满活力，以其鲜明的文学精神、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建构起中国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澳门文学在内地亮相

杨 鸥

在日前举办的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澳门厅的启动仪式暨“澳门文学丛书”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这是自澳门回归以来澳门文学和澳门作家首次在内地集体亮相。澳门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团，吴志良、姚京明、李观鼎、穆欣欣、吕志鹏、李宇樑、林慧娴、袁绍珊、汤梅笑、黄坤尧、赵阳、穆凡中等澳门著名作家参与此次活动，全面展示澳门作家的整体形象和实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回归15年来，澳门文学在保持独立地域特色的同时，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学景象，我们对澳门文学的创作繁荣始终保持期待。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指出，近年来澳门文学发展很快，作家的文学创作跳出了澳门人写澳门事、抒发澳门情感的地域格局，写出了世界视野、人类的终极关怀，充分体现出作家们丰富的感情、敏锐的思维和卓越的见识。这两项文学盛事既有澳门文学走出澳门的里程碑式意义，也是澳门文学水平和发展成果的一次重要的对外展示。我呼吁澳门作家要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题材，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澳门文化局副局长姚京明说，澳门有中西交融的历史和文明，历史的风云际会给澳门作家提供了写作资源，澳门文学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

澳门作家李观鼎说，在物欲喧嚣、精神贬值的当下，笔成了我们这一群澳门人最大的念想。澳门作家用笔在大时代的边缘拓荒，捡拾起让城市遗忘的东西。

作家出版社于2012年启动“澳门文学丛书”出版项目。该项目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等不同类型作品近40种，并分批出版。近期已推出22种，每种由一位澳门作家撰写，字数约25万字。参与撰写的作者既有澳门具丰富写作经验的前辈作家，亦有朝气蓬勃的文坛新秀，全面网罗澳门文学界的创作人才，展现不同的写作风格，通过细腻的笔触书写出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澳门。

澳门的文学发展历经数十年的

起伏，现已进入蓬勃期。系统整理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推出“澳门文学丛书”，一方面向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献一份厚礼；另一方面，忠实反映澳门文学的全貌，向澳门和内地读者展示澳门文学的特色和成就。

正如《澳门日报》原总编辑、澳门资深老报人李鹏翥先生所说：“澳门文学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中延伸出来的。”澳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母体主干的一个分枝，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澳门曾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前沿阵地，葡萄牙殖民者在那里统治了400年，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澳门是一座赌城，其实，澳门不是文化沙漠，那里有文化、有文学——文学可追溯到明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香山逢贾胡》。现代的澳门文学，应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文学青年创办的油印刊物《红豆》使澳门文学开始生根。真正蓬勃发展，则是移民潮大规模掀起的上世纪80年代。

澳门的新诗创作非常活跃，最具代表的是“五月诗社”和“如一诗社”，涌现出袁绍珊、凌谷、贺绶声、吕志鹏等代表性人物。散文也是澳门创作的一支劲旅。澳门的散文由于多半寄生在报刊上，因而大多数是叙事与议论并重，尤其讲究知识性与趣味性。澳门的散文作者有李鹏翥、鲁茂、林中英、吴志良、穆欣欣等等；他们的散文或写事抒情、感世忧时，或针砭时弊、怡情益智。澳门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梁淑淇、邓晓炯、李宇樑、寂寂等佳作频出。近年来，澳门文学评论也取得了较快发展，文学评论专著出版也渐入佳境。

“九九”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澳人治澳，一国两制”的背景下，加强了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扩大了它的文化市场，扮演了沟通中国内地与世界、文化交流中桥梁的重要角色。因而，在保持其地域性特点的同时，澳门文学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文学景观。

在“澳门文学丛书”出版座谈会上，梁鸿鹰、张陵、施占军、石一宁、邱华栋、徐坤等11位内地知名文学评论家纷纷发言，为澳门文学“把脉”，与澳门作家交流互动。



赵一曼英雄故里

麦 笛

我老家的人总说
赵一曼不仅仅是英雄
就是四川宜宾县柏阳嘴老李家的七妹

老家的人还说
她敢作敢当就像邻家大姐
小时候也喜欢读书、顽皮、种树
川南有一种植物叫藿麻
常常被她用来对媒婆说
后来她读了一本叫宣言的书
就沿着黑黑的山路
出去寻找一些文字来充饥
姐夫郑佑之曾借给她一盏马灯
后来就一直照着地走路

从老家到黑龙江珠河
这段路很陡峭
可邻家大姐走得英姿飒爽

她烧过小日本的洋货
也砍过鬼子的人头
像一只美丽的蝴蝶
穿梭在白山黑水之间
成为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光

在珠河的丛林中，她停了下来
骄傲地一笑，刽子手至今还在颤
抖
至此，邻家大姐说话算话：
甘将热血沃中华

我老家的人总说
赵一曼不仅仅是英雄
她一直是伯阳嘴老李家的七妹
老家的人还说
我们正在为她修建一座房子
每年都要接她回家

文学界纪念杨沫百年诞辰

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杨沫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自1958年出版以来，总发行量逾500万册，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杨沫的文学道路和文学成就，她说，杨沫的《青春之歌》闪烁着青春和理想的光彩，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典。今天缅怀和纪念杨沫先生，就是要从她留下的宝贵遗产中汲取力量。